

呂
子
評
語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二

論語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執德不弘章

執德在體道有得上看信道在尊聞上看。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章

二說皆原於聖人。只從意見生偏耳。

尹和靖於二說單主子夏。註意則交疵而並取。亦是分看道理如

此。若論子張辨駁子夏實有病處。

子張原只闢拒字。

子張只不然子夏之拒。不不然子夏之與。故尊賢容衆嘉善矜不

能雖平說。而意重容衆矜不能一邊。

大賢兼善說。不賢兼衆與不能說。

如之何之義有三。受拒不暇。無暇拒人。一也。人自遠我。無勞我拒。二也。卽令拒人。人亦不恨。三也。今之立品。非真而好讀絕交論者。亦曾於此一叅看否。

子夏曰雖小道章

陳際泰文道術之分也。有大道。又有小道焉。○小道是自古來所必有必需者。非因道術分而有也。○小道絕無可觀者。固絕之使不得興。小道絕有可觀者。亦絕之使不並進。○小道只指農圃醫卜百家衆技之屬。故曰必有可觀。君子不爲。因是君子所志之道大。一務於此。則精神分而識趣陋。是以致遠恐泥。不爲只是君子自己不爲。非絕之使人皆不爲也。故朱子謂小道皆用於世而不可無者。其始固皆聖人之作。各有一事一物之理焉。是以必有可觀。今將小道盡情抹殺。謂君子絕之使不興於

世是說做邪道左道非小道也。或問黃勉齋云：小道安知非指楊墨佛老之類曰：小道合聖人之道而小者也。異端違聖人之道而異者也。小者可施於近，異端不可以頃刻施彼之無父無君。又何待致遠而後不通哉？觀此條則知是文之謬矣。

致遠只講帝王治道亦坐小見識。孔孟終身不行道，豈所致不遠耶。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章

時說多以知能分上下界非也。知字與無忘對，所無與所能對。未有者爲所無，既有者爲所能。所無中亦有知有能，所能中亦兼知兼能。朱子云：知與無忘檢校之謂。故知字非知行之知，能字亦非知能分說之能也。

知字與無忘對，非知能之知也。故朱子謂知與無忘檢校之謂，只

是覺得未有底多。則其好可知。若謂日日知得幾何。便與能字對矣。

知字與無忘字對。不與能字對。朱子謂知與無忘檢校之謂。如此看。方形容得好字出。日新不失意。包裹言下。故列之圈外。書理本自如此。初無難解。然嘗舉以語人。都笑不信也。

附日知其所亡二句文

推內求之心。有無時不自驗者焉。蓋所亡所能。亦因人心爲得失者耳。日知而月無忘焉。豈猶有優游之候歟。今夫時積而日。日積而月。日月積而終身焉。固無人不行乎其中也。顧聖賢之日月。嘗多而恒人之日月。嘗少。非獨少也。爲吾所得有之。日月少也。抑聖賢之日月。過速而恒人之日月。過遲。非獨遲也。爲吾所不覺之。日月遲也。夫來者不相期。而吾所需者。不與之俱來。去

者不相待。而吾所留者忽與之俱去。於是乎聖賢之視日月愈多而愈速。此其心如將見之。何則。理之賦於生初者罔弗全也。然必我生之後。一一取而體之於身。而此理始爲我歸。則雖道成無乎不具。非有加也。雖天亶必多未明。已爲減也。故不言有而言亡。亡固不足諱也。第旣亡矣。欲一一而體之。則固日有其未得而必當得者焉。是所亡也不寧惟是。聖人之所亡在器數。賢人之所亡在神明。恒人之所亡在覩記。所亡一也。而其所亡不一矣。其所亡不一。而能知其所亡仍一也。特無如昧昧者之不見一亡也。又無如昧昧者之僅見一亡也。不見一亡者拒於中。僅見一亡者諉諸外也。且亡亦何定之有。我願自此奢焉。則亡從生矣。我願自此止焉。則亡從息矣。今夫人有嗜欲之物。必謀之未至。而後悟其亡也。亦必積之愈多。愈覺有歉焉。而後悟

其亡也。不然者。數年從事。一朝或悟其無聞。寧獨非知其所亡者哉。惜也。吾不知數年之間。其所謂一朝者何限也。今果有人焉。如是。口知其所亡。知所亡。則必爲其所能矣。然而未可恃也。何則。功之期於始業者。固弗力也。然必敬業以往。一一集而守之於中。而此功始爲我受。則雖博極羣理。無餘量。未敢慶也。雖堅守成轍。無餘謀。未敢少也。故又不慮亡。而慮能。能亦不足多也。夫旣能矣。欲一一而守之。則固月有其已得。而又有繼得者焉。是所能也。不寧惟是。恒人之所能。在服習。賢人之所能。在艱鉅。聖人之所能。在神奇。所能同也。而其所能不同矣。其所能不同。而欲無忘其所能。仍同也。特無如倂倂者之不執一能也。卒無如倂倂者之不保一能也。不執一能者。圖未獲。不保一能者。喪已成也。且能亦何幸之有。昔之所無。爲今之所有。則後之無。

者進矣。今之所有復爲後之所無。則昔之無者又至矣。今夫人有藝事之末。必習成自然。而後信其能也。亦必釋茲在茲。左宜右有焉。而後信其能也。不然者。適時捷獲。畢生遂守茲弗失。寧獨非無忘其所能者哉。惜也。吾不知畢生之內。其所謂適時者何許也。今果有人焉。又如是月無忘其所能。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章

四件缺一不得。

心與仁交關處。致知與心與仁交關處。須分明。

知與心。心與仁。界畫得分明。則貫通處纔的。若不曾分明。而但求

合一。則一場籠統矣。

須得朱子此未嘗有求仁意。因此得彼之義。

四件只說致知之事。而仁在其中。註中心不外馳二句。是講出所

以在中之義。非子夏語中所有。若云治心求心。是要存心而如
是非如是而心存。於理顛倒矣。蓋心字是四件與仁交接過渡
處。說在一邊不得。謂四件是存心。既謬。謂心存卽仁。亦非也。
心不外馳。與所存自熟。有兩義在。人但以心存混過。雖有存字。脫
却下一句矣。不知心存非所有也。

未及力行爲仁。言爲仁尙欠一半工夫。非此四件絕然與仁無干。
子夏忽然摸著鼻孔也。

知及之。仁能守之。原是一事。不能守。雖得必失。然不知及。又守箇
甚。知是此心之明。仁是心之純熟處。道理合一。故致知而仁在
其中。未及力行而爲仁。但謂工夫尙少一半耳。非謂致知屬外
而仁向內也。致知正是內裏事。惟異說將致知看成鶩外。故於
致知二字中。差排入一良字。以便割去外面一切。却正是分內。

外爲二。不知離外之內。非真內也。故謂知行之理。一則可。若知行工夫。畢竟有二。畢竟知先行後。但知乃所以行。行處又生知。此所謂雙輪並進耳。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章

註中二說。一重在學字。一重在道字。玩白文以致二字。用力只在學字。故尹氏說次后。

註中二說相須。一重居肆爲學。一重成事致道。輕重讀來自見。講說有云。成字致字內。便包得後說。不煩蠅足。此不知二五之爲十耳。重講成致。卽是後說。何云包也。前說是用功之專。後說是志道之盡。但聖賢教人於用功處較多。故前說爲急耳。

問學如何以致其道。曰。學只是一。一故專。專故能至也。且如坐如尸。立如齋。只有一箇尸。一箇齋。專而事之道安往矣。今有多讀

書而益背道者。讀踞轉鼓琴。則吾踞轉亦可矣。跛倚臨祭。則吾跛倚亦可矣。是則讀書反生紛雜。學適以背道耳。然究言之。則終不是學也。故註雖云二義相須。而終是患在不學之意多。若要辨當一切。非學不可得。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章

聖人豈常有變哉。然必如此作意剖析看來。活畫出一箇聖人全相。如孟子分別性命。朱子分別理氣。正惟拆得清楚。故合得渾成耳。

望之三句。若形容不出者然。

變在三句轉換處。不在各句分截處。

變在學者眼中。不在孔子意中。故其變都重望。卽聽言不重。儼然溫厲。然而儼然溫厲全體。聖人渾然不動。安然不覺之妙。自見。

儼然溫厲。逐層生出。却仍是圓圖不變聖人。

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張子十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正爲此也。然其徹上徹下工夫。只在一部小學。今人都不講此。一坐一立。便已不是。慢易之心。生於中。怠惰之容。見於外。又安望其能中禮也。幼時不曾做得。筋骸肌膚。廢委日久。長來雖有意爲之。更覺費力。故朱子又有以敬補小學之說。纔能主敬。則此心在腔子裏。動止語默。必有可觀。但主敬到純熟時。便是恭而安境界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章。

此言君子信於上下爲亟。非爲勞諫避厲謗之術也。當其未見信而事勢所至。君子亦必須勞諫。但君子始終以誠意感孚爲主。勞諫其從之者耳。

此信字謂誠意相孚。浹合上下兩邊說。單貼一面不得。亦是平日前一節事。止在臨時商量作用不得。卽平時與民相信。不止在勞與君相信。不止在諫將信字粘定。勞諫不得。若謂要勞與諫而先信。卽是機權術數。亦如此說不得。只是權用之意充滿胸中。信字根株早斷。信謂上下交孚。不專指上以信動下也。信而後勞。謂平日交孚而後可以使之。非謂勞之以信也。

信不是信此勞之事。

信字卽在向來勞前勞後體恤固結。講來亦甚明愷。第不知第一次勞民作何擺布耳。須知信字所指。該括平日他事用心至誠孚浹處無不是。不沾沾於勞上求信也。

金鑒文上不敢輕勞其民。所以善勞其民也。不用如此說。纔如

此說便有病。竟入權術作用矣。

信而後諫。弟在而後兩字著精神。寫來都是觀望鉤致之術耳。今人每主譎諷而咎犯顏。都是惜死詐忠。心事流露。何曾真求諫道乎。看得一信字確切。便別有身分。不同苟且。

須見信處真有朴實本領。非有奇術也。

漢書人臣盛飾入朝。而制於宮府之選。隔於晉接之職。則心事不可以指天而明。**評**三代後君臣一倫幾廢。雖有如無病源在此。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陳際泰文天下之理可分大小。不得已可分淺深。而終不得分本

末。**評**物有本末。但不得平截做兩件耳。**文**本末之說。惟人之所命焉。而其事將有所移。何也。自大人言之。於大學見大節踐大

義焉。如是者務本也。洒掃之類可取而該也。自小子言之於小學見小節踐小義焉。如是者務本也。齊治之類可漸而達也。即可該可達而言。則本末分矣。且以見小節踐小義爲務本。却說不去。務本本字。與此本字又不同。本末二字。從木得名。本卽根也。末卽枝也。根之與枝。確然有分。但只是一木。不可竟作兩物看。程子後四條意只如此。非本末不可分也。故朱子於註後特辨末卽是本學末而本便在此之非。正恐人誤解。失程子語意耳。今文正犯其所辨。猶以爲說本程子真痴人話夢也。末指小學儀節。本指正心誠意。亦以儀文事物對道理德性而言。非謂小子之事大人之事皆本也。在小子則洒掃應對進退原是末。而精義入神貫通所以然便是本。在大人則齊治平皆是末。而正心誠意以修身乃是本。故註但引誠正而不及齊治平。今

以小子之洒掃應對進退亦算本。而大人則以齊治平爲本。則皆反末爲本矣。其謬却從務本二字生來。務本之本。對旁流外。鶩而言。此本末卽就事理精粗形上形下者言。不可混也。

陳子龍文

聖人之道大而難名。自聖人旣沒。而其弟子及世之學

者。或好其旨趣之宗。或好其度數之節。二者交譏而終莫之定。至於數千百年。其流益深。而卒不能合者。自然之勢。聖人之所不得已也。**評**此後世自立門戶。分宗旨。非從聖教來。正學者之罪。豈聖人流弊哉。**文**子游之爲學也。清虛簡直。蓋近乎聖人之道也。子夏之爲學也。詳盡篤實。蓋近乎聖人之教也。**評**道教一也。豈道主本而教主末哉。祇自舉宗門教門大意。宣較一番。與言卜兩家說話毫無交涉。聖人之道。本末不相離。子游譏子夏末則盡矣。尙未窮其本。子夏謂本末並貫。除是聖人能然。學者

須是先後有序。子游未嘗譏子夏之末爲非，而欲其專務本體。子夏亦未嘗謂子游之本入空虛，而必以末爲教也。蓋兩家之所謂本末，固同是聖人之道。若大樽所云，則本末竟成兩樣道理矣。其所謂本，卽異學也；其所謂末，卽俗學也。異學俗學，都與聖學沒交涉。彼根源差謬，非從聖門之本末流散而成也。○聖人沒，遭戰國之亂，暴秦之災，至教已無存者。止子夏子貢子張之門人，流傳經說餘緒，然多假托傳會，不可考矣。至宋程朱諸子出，而聖道復明。本末具在，直接不傳之微言，非子夏等之所得與也。子游當時無所傳，亦無門人著述，豈得以清虛冥悟之學誣之哉。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節

此節白文君子之道九句，曲折最多，極難理會。朱子自謂於同安

寓次無事體貼出來。本註最宜玩味。畧加轉側不得。上三句只是體用一致。教不可缺意。若因先後二字。先著教未嘗無先後。便侵了。下二句再轉云道所當先後者。先後之。而君子初無傳倦之心。便侵了。焉可誣二句。蓋序不可紊。是下六句意。此處不宜侵占也。

註中明指本末。則兩孰字卽言本末。是急應上抑末二句語。紛紛向君子之心受教人立說者皆誤也。

兩孰字卽指本末言。錯會向人身上語意。便易混難明。遂將道字看作心字。欲避下反侵下矣。孰字看得真。則道字自實。

又子子有始有卒。與聖人下學上達相照。下學上達又別是話頭。非有始有卒之謂。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章

仕與學原非兩件。然理則一理。事有二事。但盡分則主一而兩者交爲用矣。

此題費周折。都爲上一句恐生語病耳。春秋時原有仕而不學一流。有學而不肯仕一流。子夏此論。蓋爲救正而發。

先要盡開是兩項人。方先是各盡本分內事。一著交纏。便墮牽合之弊。

兩句文法雖同。須分別看。乃佳。下句而字重。則字緩。與上句正相反。兩優字亦別。上優易。下優難。如此方見聖賢內重外輕。窮達一致之理。

只爲如今人開蒙上學。頭一日立心便錯。讀書不過作好官耳。此錯直錯到老死。曠劫不但無人品事功。直無讀書種矣。無惑乎異端以讀書爲事理障也。

陳子龍文夫仕者既不學而不學之人又出而欲仕此天下之大懼也評看來真好笑文一人居蓬戶之中不求聞達於世正使曠然不學亦復無傷於人評無不傷人之理和尚道士自肆山菴金溪姚江私傳書院然已生心害政豈必得時在位而後禍世哉文吾論仕之須學也若人飲食然雖優而不可去矣學之須仕也猶人擔荷然不優而不可爲矣云云評側重學字於理亦無礙且多切中後儒隱病之言於學者不爲無補弟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聖賢於兩者不分粗細此太看得仕粗耳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章

金聲文致之義大矣而亦有異焉其前必有所因其後必有所爲若乃非有因也非有爲也則蓋有所謂自致焉者評本義重致字如此重自字却隔一層而致字亦僅作用情用字看矣致字

卽孟子自盡盡字。孟子句原本此。非推與及人之謂致也。自者本心之真。致者天理之極。二字分開不得。然自字猶易。致字爲難。聖賢教人。却重在致字。只看親喪。非大逆不道人。誰不哀其親者。此自字猶易也。至盡親喪之禮而致其哀。這却是致之難。蓋自字本心。致字本天也。喪致乎哀而止。然哀之分數不同。哀戚屬以至路人萬物。皆哀也。然不是哀之盡處。故曰必也親喪。若側重自字。則乍見孺子入井。又何嘗有因有爲。然却不可以此當自致也。此文亦只是得力於本心之學。這上面更不推求耳。

此句不是欺人情之薄僞。要之人理本如是。到親喪纔是盡。以下親親仁民愛物。從此一路推去。沒一件不是自心。却都靠這盡處起分數。便是一篇西銘道理。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章

提出獻子之賢方見不改之爲孝。

非獻子之賢則不改正有可商非謂凡執政子孫必當不改熙豐
紹述天子且不可曹丕司馬昭蔡攸諸臣豈得以不改爲孝乎。
其他可能能字指旁人後人之比倣莊子者非謂莊子之能且其
他與不改莊子並不分重輕取舍夫子論渠孝行之中以此爲
最人所尤難及耳非謂莊子不以他能事親而但專志於不改
也。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章

道箇上失其道四字曾子胸中早有一副王者作爲救民要道在
無處設施說來沒用只好對士師講士師對此時孟氏士師講
此時孟氏士師話耳要之道雖不行此一點心却是隆污不易

上失其道則雖情真罪當要非民之過也上使之不得不然耳今既不能復上之道而又不得不盡民之情思及此則哀矜勿喜有惻然心痛者矣

陳際泰文爲士師者索而得其情因索而得其致情之情卽不得虧主之法而曲宥之亦何心敝民之情而自功之也哉評不得虧主之法而曲宥此義正有商量近世假慈悲真保祿位立視其死者却不在此例

殺人多者爲忠平反多者爲罪俗吏視祿位重則人命自輕求免一家哭不得不使一路哭豈必周興嗣來俊臣方爲屠伯乎于公之高大門閭王公之使相官職自信得過處只不爲俗吏耳詐忠巧宦俗吏之甚者可不三復於斯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章

過字須先看得好。日月不得不食。可知君子之過。原與常人不同。故可見可仰。蓋其本心先過。然也。

以交食比君子之過。極精。日月自行常度。本無差失。但所遇入交度而爲食。不得不然耳。所謂更亦食過卽復圓。非更改其本體行度也。君子之過。其本體光明無疵。亦如日月。第爲所遇事勢之難。或有不合常度者。君子亦不得不然。然又不自諱其過。故人皆見之。及其更也。君子亦非於心體有悔厲變易也。但處之得宜。中權合道。故人皆仰之。四句中有許多義理。若但取不諱其過大意。便粗淺無當。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可見改過由於知過。彼貳過文過。皆不知者也。而不知又由於不爲己克己。爲己克己。則惟恐不聞其過矣。君子之過易改。緣其立心處便不同。故其爲

過原微而反求又極虛明故見幾更早。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章

此章有本文正義有轉語旁義有推論餘義公孫問仲尼何所師學子貢答以無所師學本義也答無所師學而及無非師學旁義也學者因此言可以見聖人之生知而無所不學如此又餘義也。

一章要害在末二句末二句要害在常師字餘皆鱗甲也。

首節

人謂公孫卽太宰黨人之見非也太宰黨人驚其博耳公孫是尋問其從授焉學謂何所師學故子貢答以焉不學又斷以何常師則公孫正問常師也。

子貢曰文武之道節

子貢正意。祇是天下無足當聖人之師且學耳。文武云云。正是立說之妙。

評家謂此題論學非論道。學道俱講粗淺一邊。然何故論學非論道。何故學道俱講粗淺一邊。吃此一駁。未有不口塞矣。蓋通章但論孔子之師。故論學非論道。孔子本無師。文武之道以下數句。是子貢倒跌語。故學道俱講粗淺一邊也。

論者謂不宜重道字。宜重學字。似也。然吾見其不懂等耳。須知此學字。非力學之學。乃從學之學。卽師字也。焉學是問何所師。文武云云。正子貢妙於立說。極言其無師耳。焉學焉不學。轉語甚巧。何常師句。乃直答之也。今要重學字。輒竭力推崇夫子之學。如何。是僅以學字換却道字。於義何別乎。

人謂此章不宜重道字。宜重學字。似也。乃其所謂學者。謂夫子實

言部卷二十一
是無所不學。如太宰黨人所稱者。如其言。則道字如何不宜重乎。只爲此章學字。是從學之學。非爲學之學。但看一箇焉字。自明焉學問何所師焉。不學言無非師焉。學卽常師。故舍言那有常師耳。學卽師也。非夫子之學也。故道字不重者。只爲此道字。指昭代典故。若云除非此等孔子也。須問人耳。若學字看煞孔子身上。則道字亦相連而重矣。

或曰。看煞在學字。也是示聖人敏求。疑亦無惡於理。曰。此章是評論聖人。須見得聖人全體。全體見。則敏求意未嘗不在。自此章至陳亢。皆論者低看了孔子。而子貢辨之。是極推尊語。公孫問仲尼何師。子貢以爲夫子有師。則天下有高於孔子者矣。堯舜以來相承之道。非大小賢不賢之可分。孔子自得之。無師也。若夫文武之謨訓功烈禮樂文章。則人人皆其師矣。又豈得謂之

師哉。此是子貢反跌文法。無師正意在言外。朱子特地將道字註出。正爲焉不學之學。非聖人全體之學。故文武之道。亦非聖人全體之道也。今若將學字說煞。聖人本事。則道字之註。反說不去。欲就註看低道字。則聖人之學。止說做博聞廣記。收羅纂輯一家。其低又出公孫所問下矣。故余以謂文武之道。以下七句。宜虛看。不宜實講。學字宜就師字看。不宜作聖學實講。

此處文武離道字。單稱不得。猶道字離文武。單稱不得也。

惟道字粘定文武。故曰謨訓功烈禮樂文章。惟文武粘定此道字。故與堯舜禹湯無涉。饒雙峰陳定宇不識朱子之指。支離誤人。故余謂看大全須分別。其法只以本註爲主。

遵傳註莫患乎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終於可遵。可畔。無一定不易之理。此異端與訓詁同歸於無得也。如此章道字。獨註

作謨訓功烈禮樂文章。人皆知之矣。然試問堯舜以來相傳之道。夫子獨不學乎。論道體不容分大小。賢不賢矣。然道兼精粗上下。獨不可以之分大小。賢不賢乎。文武之道。卽堯舜之道。列聖道統傳文武。文武道統傳孔子。豈堯舜列聖之道皆止於謨烈禮文。而孔子之得統專在斯乎。抑列聖之道更有別傳乎。此陋儒定以爲疑者也。然則道之註爲謨烈禮文。亦朱子之見如此。而非不可易也。生薑樹上生也。只得依他說耳。以此爲遵。昨乎不畔乎。蓋此章文武之道四字。全要低看。公孫問仲尼何師而爲仲尼。子貢謂仲尼無須師。無可師。列聖大道。天縱之所固有也。若仲尼要由師而得者。除非是典故名物之類。如文武之道。亦須問人。然則人人可爲仲尼之師。究竟何常師之有。文武之道。猶云國朝典故名物。四字拆開不得。如此看便分曉。愈見

朱註之不可易矣。今文先要擡高文武之道。大意已失。種種俗病由此而生。雖硬差排幾箇談訓功烈禮樂文章字面以收點道字。曾何當於傳註哉。

賢不賢無大懸殊。

大小總只在禮樂功烈典謨文章上說。賢不賢總只在職司傳守師承記誌上說。不可以大爲道德性命。以大爲道德性命。則賢不賢懸絕矣。

謂學不必有常師。亦非也。凡學必當有常師。但孔子無有耳。

附此章文

聖無所學。故無不學。卽王道而益信其無師也。夫天下安有足爲孔子師者。無可師。斯無不學耳。卽文武之道觀之。賢與不賢皆學之矣。豈皆孔子之師哉。嘗謂士師賢。賢師聖。師至聖人止矣。

聖無可師。則反師衆人。蓋衆人之學聖人者。極其至。而聖人之學衆人者。盡其餘也。何也。聖人之道。有統同者。有散殊者。其統同者。雖生乎千世之下。與千世之上之聖人。若函丈間者。此非學之所能幾也。天也。若其散殊者。雖神靈天壤之聖人。不得不由於學。當其盛也。以聖人學聖人。在未分之時者也。當其衰也。以聖人學衆人。在既分之後者也。至既分之後。則其爲學也。倍難。而聖人若以爲無難。則人也。而天矣。周之聖人。文武當其盛。孔子當其衰。文武以聖人學聖人。其傳之也。一家。其議之也。一堂。故天下第見有文武之道。而不復見文武之學。孔子以聖人學衆人。其收之也。甚勤。其得之也。甚博。故天下共見有孔子之學。而不能見孔子之師。此公孫朝之所以疑也。曰。仲尼焉學。夫仲尼則豈有所學而爲仲尼者哉。仲尼而猶學也。其惟文武之

道乎。或曰仲尼而學文武之道則必得文武其人焉。師之然後可。則是文武必不可作。仲尼將一無所學而道亦竟墜於地耶。而非也。道之統同者。仲尼之所求必文武。文武之所求亦必仲尼。文武仲尼而外無一得而與也。此不墜於地而亦不在人者也。道之散殊者。文武之所求不必仲尼。仲尼之所求不必文武。文武仲尼而外無一不得而與也。此未墜於地而在人者也。人之中有其賢者。道之中有其大者。禮樂刑政之屬。王朝之不能守者。列國之名卿。時明其意。故府之遺老。或見其全。賢者而後識其大。與識大而後爲賢者。與而總之賢者。則識其大者而已。人之中有其不賢者。道之中有其小者。名物度数之微。有司之失其傳者。一技之精。良工猶守其法。一器之用。草野或辨其名。不賢者而後識其小。與識小而後爲不賢者。與而總之不賢者。

則識其小者而已。賢者不賢者，莫非人也。大者小者，莫非道也。文武之道，豈不至今存哉？然而識大者學大，識小者學小。識大者不學小，識小者不學大。故賢者師賢，不賢者師不賢。賢者不師不賢，不賢者不師賢。文武之道，其墜於地耶？其不墜於地耶？幾幾乎不可知也。故曰：未也。惟我夫子於賢者得其大焉，於不賢者得其小焉。而後我周之一代之典章，燦然明備於萬世。然則文武之道之不墜，不賴有夫子之學。夫子之無不學，不又賴有賢不賢之識哉？乃究未嘗有賢者曰：孔子，吾之弟子也。不賢者曰：孔子，吾之弟子也。吾徒習見其事，亦未嘗敢曰：吾師亦嘗師之云者。何也？聖人之取於人者，無不盡；而人之裨於聖人者，無可加也。故以爲學，豈惟文武？蓋實學於賢不賢，以爲師。豈惟賢不賢？蓋未嘗師於文武，以爲學。文武之道，不足盡其學，以爲師。

賢不賢之識皆可以當其師。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章

首節

武叔意中是毀仲尼非贊子貢也。若一味鋪張子貢則失主意矣。
子服景伯以告子貢二節

此不是及肩數仞。絜量高低。但分箇易見難見耳。若硬取賜與夫子比較。便覩面千里。只在窺見人身上著眼。便爲得解。

牆之高卑。只以喻難見易見。非以牆之高卑較聖賢分量也。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與室家之好。都在宮裏分別。不關牆事。人講此二節。無不以牆之尺寸爭聖賢分量。誤也。惟其宮有不同。故牆有高卑之殊耳。誤在宮牆二字混看。須提出宮字與牆字拆說。其理始明。下文不得其門等語俱透。而對付武叔詞詆其無知。

意無不朗然矣。

數仞非止說牆高也。只說遮卻裏面耳。正惟裏面如此。所以外面如此。

不得其門而入。此不是較量入門。只是說不見耳。道个門。便須有宗廟百官在道个入門。便須有見宗廟百官在。正在門內著想。不在得入者身上著想。直至得其門者。方說到得入者身上。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章

夫子之不可及也。節

不可及。不可升。不止爲庸人。至賢知便到。一問之顏子。同聖之夷惠尹。皆在仰觀之列。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二終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三

論語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章

此章原無以中字統貫之義。自不通講章造之。迂陋者遵之以行文。後遂著爲不刊之典。故講章之毒爲最烈。

黃淳耀文

中天以還。天下之聚散。凡三變矣。欲知繼三王而起者。

有盛隆可奏之機。當知冠百王而興者。有先後一揆之理。則是則有此理。可惜三代後不曾有行之者。蓋帝王之所不及言者。史冊載之。史策之所不及載者。人心留之也。此理畢竟殄滅不得。文神靈協應。智勇爭之而不能爭。論者終不敢謂符咒之所示。符瑞非儒者之言。三代後無道之夸張。自秦人始也。讀此章。可知從來正統之說。朱子所謂不妨架漏千年者是也。綱

目凡例。所以發明有統無統。大書細書。或予或奪之義。已盡之矣。但自綱目以後。又自有一番變局。當自有一番變例。惜朱子不及論此耳。然能精熟綱目之文。執凡例之義。權之衡之。量之度之。其義亦可知也。

周有大賚節

全聲文

周之未入商也。豈無善人。周豈能一大發帑以爲恩哉。

周未入商。則自富有二之善人。入商則富天下之善人。豈以商財私周人哉。**文**至是而後有大賚之名也。皆商家物。但藉周手於周何與焉。**評**至此亦并不是商物矣。蓋湯武之有天下。公也。後世之取天下。私也。以私視則周爲周物。商爲商物。以公視則此非商物。乃堯舜禹湯相傳之物。并非堯舜禹湯。乃所謂天祿之天物也。此一章正講帝王大中至公之道。故凡從興亡感慨。

發論者卽成大錯。當其時爲商謀者急自散財於戡黎觀兵之日。則善良蒙休。固自可以一時惠澤。留天命而却義兵。子云亦未必能挽回。但說得好聽。維斗云亦後世急著皆非也。亦以後世眼孔看古聖人。自然信不及耳。後世取天下者以詐力。守天下者亦以詐力。故兵臨城下而講收拾人心之術。每無濟於事。以其力竭也。然尚有挽回者。若湯武之征誅。以德不以力。紂果能散財任賢。未有不可挽回之理。非如後世詐力相讎。便有不可中止之勢也。但紂必不能爲。亦自古必無之事耳。

謹權量節

謹權量等。是王者從天命民心起見。爲撥亂反治之本。不得專主易姓收拾人心立說。將聖人都看做後世權詐心術也。

使武王生於商室。其行政亦須如此。豈必開國有此規模耶。余最

不喜新天子及收拾人心之說。

四方句謂四方之政由是無不次第舉行。是就上三句推廣言之。不是三者正而政自然奉行也。

四方政行。固不但行上三項。然亦就上項推廣至盡耳。蓋商失其政。雖政在四方。而廢阻不行者多矣。武王謹之審之脩之。於是四方廢阻不行之政。皆一一無所不舉行焉。行字原指四方之政。非謂四方服從而奉事武王也。

權量三事。固卽四方之政。然四方之政。却三事括不盡。故上三句舉其大凡。下一句包羅一切。猶云如此等類皆舉行也。若僭竊將政行另講。做奉行順化者。固非。然泥定四方之政。只行此三事。遂將末句略過。亦未爲得也。

行焉不是流行。言政無不舉耳。

四方之政行焉。不是張皇之詞。

講此節者。不是誣罔武王於鼎革之際。用收拾人心權術。卽是侈張奉行新政之速。以頌其勲業之盛大。失論語載以終篇之旨。須知武王兢兢於四方之政。乃帝王相傳以來道統心法如是。羅文止文謂四方之政行。而武乃始無過於百姓得指歸矣。

興滅國節

興滅繼絕而天下歸心。是天理人心相感通一定之義。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武王只知理合如此而爲之。天下之民亦只爲其理合如此而歸之。其相感通皆天理也。若武王爲要天下歸心。又惟恐其不歸。而曲體以要結之。便都是私心權術。不可語帝王之道矣。

極可鄙者。專主改革立論。謂惟恐天下懷舊。而以此收拾人心。如

莽操之徵聘封爵作用。純是篡賊肺腸。豈聖王心事乎。

此節最患以後世取天下私心揣摩三代聖人情事。自行篡逼。而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後世讀書談道者。大約在這肺腸上裝飾耳。遂敢於誣謗聖人而不顧。蓋其本心先失也。

天下之民歸心焉。須識出聖人作用處。原是一乾父坤母。四方上下。往古來今。只是此心此理相見。

帝王經營處置天下。未嘗不在人情物理之內。此古今之所同也。只是起念原頭。一公一私處。三代與後世迥然不同。故聖人相傳一中字。魯論結以寬信敏公。自堯舜至湯武。一也。或曰。謂武王無利天下之心。吾終不信。不知此一點信不及之心。正是三代後隱微深痼之疾。中根已久。故自難拔。無怪其然。要識三代帝王處置天下原頭。只看一篇西銘自得。

所重民食喪祭節

陳際泰文異端之入也。乘其虛氣衣食以全其生。喪祭以崇其本。卽邪說何自投其耳目之隙。而操其福利之權。遷而無理。佛教之入中國。皆在漢唐富盛之時。非食喪祭不足而致也。因理義之教衰。人心皆自私自利。佛遂乘人心之虛而入耳。

寬則得衆節

陳子龍文帝王者善審天下人情之所在。而有以致之。義亦無他。只如此來。便成私心權術。而寬信敏公之本皆僞妄矣。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章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節

後世人士。無非自私自利心腸。卽有限田勸農輕賦節用者也。只是喻於自利。未嘗眞實爲民起念也。此便是漢唐與三代判然。

必不可合處便是三代之道。漢唐以後必不能行處。故因民之
所利而利之。若先從因字著想。在民字前一層講作用。便落漢
唐甲裏。即使黃金與土同價。要非三代之所謂利也。須先將民
之所利四字。看得親切。直向盤古鴻荒。看到三代聖人心事一
片。因而利之四字。方見天開地闢功用。

若說君子自然無爲。不是關茸。便是黃老清淨家法矣。幾忘却章
首有政字在。因字利之字。正見君子經略處。田疇樹畜。士女蒸
甞。纔是王政之利絕大本領。

因民之利。時文止說得後賢理財政事。不則索性跳過。到上古無
爲去。須是三代聖人之政之美。是孔子胸中平成手段。方不辜
負魯論結末主意。

擇只是減塑法。

擇只是於可勞之事刪之又刪。至於不可刪者乃真可勞之事也。若謂不可遽勞却是待字義非擇矣。然充其說亦自通。

因字是有一分之利便不失却一分。擇字是省得一箇人便不多遣一箇人。然亦尚是口頭應付語。郡守縣令終日坐衙而東作西成。全然不曉更說甚所利利之差。一隸人勾當一事便擾害不中窾更說甚可勞勞之也。

陳際泰取民者美政之所不能已也。欲之既仁得之又仁。此而謂貪必無求於民乃可。添一取字則欲字便落功利便非仁矣。**朱子**治已治人一理之說亦自見到。若聞此必不入改註矣。**朱子**謂仁是我所固有而我得之何貪之有。若是外物欲之則爲貪。門人問於問政及之何也。曰治已治人其理一也。正因門人之問淺陋將人與政分作精粗內外看故云耳。豈

謂治人便是取民哉。帝王仁天下。從精一執中至時雍咸若。皆仁也。漢武帝云。吾欲云云。汲黯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三代之治乎。此卽所謂欲而貪也。只爲他內多欲。故雖欲效唐虞三代之治。都成其爲貪。不算欲仁也。帝王仁政。教養漸摩。禮樂刑政。何一非仁。豈止取民貨財爲政乎。若止以取民講欲。正朱子所謂欲外物矣。其根本已爲貪。何仁之有哉。作者旣墮此病。評者復從而附和之。反有譏訶朱子之詞。殆不自知其不通。而胡說叛道。學者當深以爲戒也。

此仁字。當在神化廣大處言。

無敢慢與儼然人畏人。但知對驕猛。便寫作兩截矣。須是只說泰威之美。

衆寡小大。只是一驕便見。

無敢慢而後衆寡小大之分各正。非抹煞衆寡小大也。

三無字一樣不得。前兩無字虛。後無字實。後無字統上兩無字。

泰與不驕兩面說。原只圓得一箇。

而不驕三字。正說泰之美。原從泰字生出。無衆寡三句。人看來止講得不驕。不知句句是泰字中道理境界。

金鑑有輕天下之心者。不願其身爲桔。故怠荒之朝。以慢爲樂。

語不但朝政學術人品皆壞在此箇根苗。

正衣冠尊瞻視。不徒在形色上求。

陳蔡云云。他說天下另有一種威而不猛者。必無此理。他

人纔威便犯猛。纔不猛便無威。此外更無妙術。必君子正尊人畏。方可當此。但所謂正尊。正有工夫在耳。且此是平說從政之美。未便到恭已垂裳。無爲自化處。

子曰不知命章

首節

天卽理也。命卽天理之當然也。知理之當然。一切生死禍福成敗利鈍。一齊放下。而前只有我所當爲之事在。更有何商量夾帶。故可以爲君子。佛氏以因果報應勸人。袁黃竊其旨。造爲功過格。謂足以改命。乃所謂不知命也。

命字深求者多入莊周瞿曇邪路。淺見則又落三命通會星平會海及袁黃功過感應等鄙魔。世人說知命。大約不出此境。

陳是是非者。君子與小人分焉者也。而禍福者。君子與小人共焉者也。**語**二語透徹。足破羣惑。**論**命旣莫能易。我何用詳其莫易乎。但通其大略。而知其不必憂也。命雖至不通。我安可同其不通乎。但識其無據。而知其不足論也。**此**却是知有不盡。

疑團自存。我之當爲君子。命之固然也。爲君子而有死生禍福之不同。亦命之適然。不可辭也。信命不及。則氣有不直。力有不足。而道有不盡者矣。故無以爲君子。知命者。知其莫能易。至不通之皆命所當然也。若姑置不論。通其大略。便是桮棬大疑團。正是不知命耳。

同一進退。而知命之進退又別。

命無定而知有定。知命故能立命。

第二節 葉命者無主。恃命太重者無志。知命正須辨此二弊。不知言節。

知言在當下。而功在平時。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三終

呂子評語卷二十三 論語

呂子評語正編卷二十四

楚邵後學雙亭氏車鼎豐編次

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惠王章

孔子多說仁。孟子提出義字。正爲戰國功利之說。淪浹人心。與今日講禪悅。講良知。講經濟者相似。推其極。只一自私自利之害。纔說利。便不義。不義便不仁。此是古今人獸邪正之關也。

利之根源。原從仁中生出。凡貪嗜繫戀之私。皆仁之過惡也。告子以食色爲性。故曰仁內義外。釋氏之慈悲普度。生死事大。老氏之長生。內外權術家之事功經濟。皆自以爲仁。而不知有義。然後可以成仁。不知義。則其所爲仁。皆利也。非仁也。孟子於孔門得仁字之傳。其平生得力在體貼出一義字。爲七篇宗旨。此章



首尾仁義全提。而中單舉義字。正此理也。以仁字關利爲從治。以義字關利爲正治。此是古今學術關頭。

首三節

鹽有光文云云。文之本領甚大。如仁義之原出於天。仁義之固有徵於情。其學本於孔子。其道極於堯舜。利之惑人。未嘗無小。小得利。而禍害更大。王霸理欲之分。正孟子全書好辨之故。此等處不是小小見識。他人說王道。便不著天德。講心性。便不合治功矣。

此是孟子一生出處學問大關係。若止作一篇國策遊說文字。先犯不見諸侯條例。爲孟子罪人矣。

王曰何以利吾國二節

陳際泰文仁義者。借以利天下之具也。而亦人主利一身之具。

爲利而言仁義則失其大旨矣。借字尤可怪。是以爲外鑠也。又
善利天下與善利一身者。視天下之所爭而謹祕之。云云。仁
義固自利。然以此立說則立心原從利起。其爲仁義皆利。做來
只成五霸假之。仁義之真源絕矣。故必先除却言利之邪心。後
方轉出仁義本自利來。其說乃無弊。如大學亦必說破外本內
末財散民聚本旨。後方轉出以義爲利以財發身之理。若此作
說來。却從利上計較出仁義之便益。非孟子之道也。

陳卧子謂先王制度爲一人獨据其利不得而設。以此分殺其害。
如此說則先王純從利字計較出來。仁義之教皆成假飾。而利
反爲本旨。此正功利之說。與無善惡言性之淵源。如何認賊作
子。此等皆大害道之論。不可不知。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節

不遺親後君。此是從士庶人看。要到士庶人不遺親後君。須從王始。王曰仁義而已矣。大夫曰仁義而已矣。乃至士庶人曰仁義而已矣。而後見不遺親後君之效。故仁義二字一頓。其中煞有次第工夫。次第景象在。

仁義從王至庶人。仁義之效從庶人至王。

上文要撇斷利字。見利之不利。此却要講究利字。見不利之利。非言利者所比。

上節言利之不利。以應王何必曰句。此節言仁義之利。以應亦有仁義句。不是泛說感應。仁義二字。是言人主躬行實得而無求利之心。當頓跌得重。不是空說道理。

不遺親後君。見仁義不但利。并能去言利之不利。其利無比。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節

陳子請教言仁義猶愈于言利也。孟子知惠王非行仁義者。亦曰庶幾言之而已。國仁義非實行不可得。孟子所至。惟望人主行之耳。豈徒言之已哉。章中六箇曰字。極有意。惠王開口便說个利字。其心浸淫于利者深矣。孟子先攻其邪心。非但止其勿言也。仁義之實在政。孟子開口便欲行王政於齊。於梁於滕於宋無不然者。若僅曰言之而已。則言利何害。言仁義何益哉。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章

首節

顧鴻鴈麋鹿顧字正從不欲顧不敢顧中看出。

曰字緊接顧字來。顧之正將以有言也。賢者亦有句。正是顧字神情。王之諱。王之愧。俱從此中看出。呆說他玩物喪志。失之遠矣。孟子曰賢者而後樂此節。

賢者二字。接口鄭重。而後樂此。從梁王心窩中作轉語。宛宛曲曲。當時諷誘深情。與好勇貨色等用處一例。

詩云經始靈臺節

通節意只要趕出末二句耳。

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當重發以爲意。跌起而字一轉。著力都在此處。民歡樂之。乃是未盡語。直趕到麋鹿魚鼈句方住。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章

首節

河東凶亦然。亦然二字。是梁王屢驗良方。簡便計策。若重新將河內措置覆述一遍。便不是梁王口角矣。

不違農時節

時在農。不違責在君。穀自本足。盡心只在不違耳。

樽節愛養之源在君心。法制未備。先清君心。自是至理。

當法制未備時。卽樽節愛養。亦未有政令規條。但人君清心寡欲。以開其源。不爲民物之害。則天地自然之利始出。然後可議法制耳。

典言始卽資生資始意。言王道盡于此也。下節不過廣上意耳。養生送死。一部周禮盡之。如以此節爲始事。下節爲終事。雞豚狗彘。始不當畜耶。**書**此論不然。一部周禮。幽居允荒時。尚未有此精詳也。雞豚狗彘。始固已畜。然看五母雞。二母彘。卽是文王養老之政。豈文王前不會畜耶。卽五母二母。纖悉精詳處。正是王道盡頭。若任人家多畜者。侵利。不畜少畜者。少養。便不是王道矣。故謂王道之成。究不離始事。加詳則可。謂王道盡於此。則不可。

或謂三者是民生日用至大至急之事。王道不離乎此。不違不入。卽法制中農政及虞衡之令典。非止法制未備事也。始字卽萬物資始始字之義。統貫王道。正宜重講。不知三者雖重。然出天地自然。雖無王者。民生亦自能取給。不違不入。固亦是法制。然其教易施。雖無王者。如霸者富強之政。亦能及此。王者之妙。全在井田學校等法制。霸者富強。無其心。不得其道。故不能爲。卽天地亦各有分限。而不能爲。惟王者參贊化育。上下與天地同流。乃能爲之。此之謂王道。故此三者雖極重大。然只可謂王道之始也。

不是行王政後。不消此三節。亦不是此三節中無王政。蓋法制作備後。此三節道理已無所不盡。不必更說。在法制未備時。此三節爲至急。隨時隨地可行。若無此。則下面王政亦無從施設矣。須

看註中天地自然四字。見儒者經世原頭。與功利作用家同行異本。

王政只在自然中幹補耳。下面王道之成也。只在這上面加精詳。

五畝之宅節

上文不違以時不入。不是無王政。但就天地自然上節宣。雖功利之治亦能及之。若此節則直是王者自爲製造。非天地之所能爲。中庸所謂盡人物之性而參贊化育者也。然究非王者鑿撰也。只就上節不到處。曲成輔相。若無王者。則天地亦無可如何耳。看後世漢唐宋以來。非無賢君治世。然只在上節中運用。到王政便不能行。陋儒反謂井田封建學校之制。必不能復古也。只爲世間無參天地之人。胸中并無此見識榜樣。輒道漢唐以下所爲。便是王政。豈不謬哉。

宅牆餘地。欲盡其利。故必有樹。凡木可樹。惟重本務。故樹必桑。

鑒定樹桑。此是王政本務。若止說盡地利。則凡木皆可樹矣。

孟子一生經濟實用。盡在農政。分田制祿。爲仁政根本。

孟子時。民困已極。故其告君論政。只重在制產足民。而教學明倫。雖定說到。亦只舉大略。其全書皆然。不獨此節也。

謹庠序之教二句。論者重在謹申二字。是也。然謹申之實。在教義二字。孟子時。王教衰絕。雖立庠序。而道德難一。故教須謹。庠序中。孰不教孝弟。然其義未易明信。故義須申。申者反覆丁寧。使紬繹其指歸之所在也。時文脫漏義字。止說申孝弟。疎矣。

當井制。成時家塾。黨庠。州序。國學。一時都定。到井法壞。連學制亦壞。故游士橫。異端出。孟子下箇謹字。不特見庠序久廢。卽有庠序。教術已亂。亦難爲理。如孟子勸滕行王政。而許行之流。卽至。

此可驗也。

狗彘食人食節

養民制法之道。上文已說盡。此直打破後壁。扶出不盡心真情。令無躲閃處耳。無罪歲中。若補勸行仁正意。便成支離疊架。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章

仲尼曰始作俑者節

歸有禮之作。至中古而備。亦至中古而壞。方其衣薪舉壘之

初。掩骼埋骸而已。葬埋不已。而至于用器。用器不已。而至于爲俑。是則世變之巧。繁文日勝。有以深發聖人不忍之心。而取其見惡之實矣。**詔**然則聖人將殫殘禮法。返之太古以爲治耶。聖人之惡。單就不仁上起見。不爲憎機巧。而追返太樸。亦單就俑而言。不推論喪禮原始。以葬埋明器爲世變繁文也。此是老莊

家言晉人得之以亂大道者不可入聖賢文字。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章

首節

及寡人之身身字只作時字意猶諺云到我手裏也。

東敗于齊三段只寫得一恥字耳要見得可恥之事不一而足四顧皆是。

王欲施仁政于民節

省薄二字正對陷溺其民者講救民急政惠王亦陷溺之屬也。

陳際泰文云云**孟子**子省刑薄斂當時救急之政故特言之耳。勸

教勤學禮賢任能王者大道理也罪躬責己弔死問孤則霸者

亦有之救急之政比王者大道理先一著粗一著比霸者所有

則又專似句踐輩耳此二句便是王者微上徹下徹始徹終

本事如何只輕置別尋補許多條目總坐看得此二句
勸教罪躬等作用爲精深也。不知此等作用正粗淺豈特罪躬
責已弔死問孤爲霸者事卽勸教勤學禮賢任能亦不當王者
大道理。千子謂省薄爲當時救急之政也是一流見識耳。

數赦非盛世之典。捐租亦黃老之治。數赦養奸必有重法。捐租難
繼必有橫征。省之薄之只是得其平耳。

暇日卽從上省薄耕耨看出別無暇日。壯者卽是省薄耕耨之壯
者。別無壯者。修孝弟忠信卽是壯者之孝弟忠信。別無孝弟忠
信。須說得聖賢經濟平平地。

其孝弟忠信也。特修之耳。

事父兄事長上到此始知事可知向來事不是事。

爲要注到制挺撻秦楚節節逼露此意。此竟是文種商鞅生聚訓

練之策。脫却仁政字母矣。故最忌有國策氣。

孟子見梁襄王章

歸有光文大賢三答時君之問。不外乎天下之大勢與得天下之

大機也。云云。評是理不是勢。是本不是機。此文畢竟像

高光不似唐虞三代。以對戰國時君言耳。所以不定與嗜殺

之弊。對戰國時言可也。將定一不嗜殺事理。爲戰國以後之言。

豈孟子之旨乎。或曰定于一句。只好虛就勢上說。以留下不嗜

殺地。不然。先侵占說盡。梁襄不須問矣。曰不侵占。只要不說破。

所以定一之故。其定一之規模氣象。三代與秦漢後。煞是不同。

今止說得秦漢後話耳。或曰只論勢。則秦漢以後之定一。孟子

之言皆驗。若但論理。則聖賢之說有不驗矣。曰聖賢之說。止不

必一一求驗。然通盤算來。畢竟驗。一部孟子。正要挽回萬世帝

王定一之心之道。非爲後世作符識也。定要求說驗。不得不擡高秦漢以後。反不難貶聖人之道以就之。此陳同甫之謬。足以疑惑萬世。朱子所以力爭也。

三代以前。但有治亂。無分合。分合之事。始于周末。治亂以德移。分合必由力併。孟子謂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此猶從德言。若周以後。天下之爲治亂。止是一分一合。皆以力不以德。雖合一之時。亦與三代之治不同。故但可云分合。不可云治亂也。然其分也。必亂。亂必至大殺戮。而後有強國。有強國而後能混一。至其混一之所歸。則亦必就其中之能愛民不嗜殺者得焉。是雖尚力之中。終未嘗不以德收也。第德非三代之德。故治亦無三代之治耳。孟子立七國之時。早已知必有秦漢之事。只不嗜殺人者能一之。一句。直斷盡漢唐宋以下。但難安頓者。如暴秦之

混一似與德全背。然須知秦之暴止爲漢得天下地。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節

則苗淳然興之矣。則字極快。遲不得。矣字極信。疑不得。之字極有力。懈不得。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章

此是七篇尊王黜霸開卷第一義。後來以齊王猶反手。願學孔子。不見諸侯言必稱堯舜。舍我其誰。名實未加而去之。皆已包舉言下。

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節

趙衍文古之聖賢將以建天下之事功。必先正其學術。**評**秦漢以下。無人道此議。**文**仲尼之道所以綿延于富強功利之餘。尚存什一于千百者。以其徒之守道者堅而衛道者力也。**評**共記仲

尼之徒四字。是對齊宣開口第一句。今日得聞此言。亦是孟子之力。

正義立誠。是聖門升堂學問。聖賢之學。不是纔義便了。而桓文并是利。聖賢之學。不是纔誠便了。而桓文并是假。推此利與假之心。不至于弑父與君不止。此仲尼之徒。所以無道桓文也。若不講出無道根由。只是虛氣自強。幾不一折而反爲桓文所壓倒乎。余嘗謂近世良知之學。說玄說妙。及其敗露。總不脫利假二字。然世且尊奉其書。偶有指摘之者。則如聞父母之名。掩耳唯恐不遠。何也只緣佑大世界。不曾見箇真程朱之徒。

仲尼許桓文。其徒無道桓文之事。正要從此辨駁出。所以然之故。來方許讀書具眼。今人縱有想及此意者。亦只做得陪客翻頭。其所以然之故。仍舊不解。如此人。縱有好議論在目前。亦如無

有。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餘干先生云。聖人不忍生民塗炭。故取霸者之功。聖門明脩已治人之道。故羞稱之。其論亦正。然愚竊以爲羞稱霸者。正不忍生民塗炭也。取霸者之功。亦非有外于脩已治人之道也。言豈一端。各有所當。論語爲門人辨。駁管仲失君臣大義。故舉其功言。又當別論耳。是就一人身上說。非以霸功爲足學也。故仲尼之時。其徒原無道桓文之事者。非至孟子始黜之。看管兩數語可見。若春秋與桓文。亦是彼善於此。孔子正爲他非義。故借他行事作春秋。以正三綱九法耳。齊宣所問桓文之事。只是問他富強權詐之術。亦并不是仲尼之所與者矣。故論學術。則孔子先不道桓文之事。若論人。則孟子亦必諒管仲之功。孔孟之尊王黜霸本一。未嘗有因時爲救之分也。

春秋時道桓文。尚論其功。如一匡九合。猶就其假仁義處言之。戰國策士所言。則直取其貪殘詭詐之術。又桓文之一變矣。故曰五霸之罪人。齊宣所問。乃戰國之桓文。非春秋之桓文也。看一事字。則所指爲富強功利之粗迹可知。卽孔子之與其功與孟子之黜其罪。宗旨分明昭合矣。

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節

齊王平生原無仁聞。此事亦是孟子借誘法門。見牛之心。在齊王只是漸滅未盡。偶然流露耳。

曰有之節

歸有光云云。評爲此題者。不過從不忍推衍帝王事業。極言其功用之盛而止。安能于此心體用幾微。及推行理一分殊。與日用隨時發見之妙。無不精微如此。此先生深于西銘之學。故能

會天德王道爲一。非淺識所可窺也。○是心足王。何等濶遠。先生却反說到齊家治國修身之教。直看得九州非大。陋巷非小。立人達人。處處是足王事業。平平常常。切切實實。人皆可爲堯舜。堯舜事功。只如浮雲。方見聖學之真。

黃真文設言齊民之疑王爲愛。評有是事便有是言。情理之至。不必謂之設也。百姓生于齊。長于齊。鬪雞走狗。而濶達自若者。天性然也。一旦見王之此舉而駭之。他國不易牛。吾國易牛。則訛言四聞。亦其宜矣。抑百姓日見王。日聞王。擊鮮魚。魚而斬殺自若者。平日事也。一旦見王之此舉而疑之。殺人不聞以牛代。殺牛則獨以羊代。則物論回惑。無足怪矣。**國**與故友張佩葱閱是文。極贊其生新風雅。余謂後二比尤佳。而次比更妙。佩葱問故。余曰。齊王本無仁心。仁術平時暴殄之行。百姓所孚信。

則舍牛而疑其食者。乃必然之理。前一比見王政衰而民風媮。故議論輕薄。此過在百姓。尚隔一層次。比見無仁政及民之實。雖有仁心而不感。仍是王心自取。又發得親切。佩菴後看或問。謂此義朱子果云爾。因相與歎賞。理真則文自高。不可以掩襲得也。

王曰然誠有百姓者節

凡人辨不得。翻成冷笑。恨不得。翻成緩語。此正甚于辨之恨之也。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節

我非愛其財二句。是齊王不自知口氣。可見世間人心。日在道理中起滅。却只坐不知瞥過。

曰無傷也節

見牛未見羊也。不是孟子代齊王飾說解嘲。亦不是格非歸正。如

好色好貨之類。此正孟子善于指點開導處。滿腔子惻隱之心。一端上全身盡露。見牛未見羊。體用具足。不分兩層。朱子所謂體無限量。用無終窮。擴充得去。有甚盡時。孟子說到此處。直是痛癢相觸。所以下節云云。若有一毫機權作用。隔著千里矣。只一未字中。有多少道理。事業在下文推恩仁政。皆包裹許。君子之於禽獸也一段。是要引齊王不忍之心。向百姓上用。故反就禽獸指出。若謂推此以愛百姓。則道理倒了。卽成慈悲平等之謬。

金 宋文 有所忍以全其不忍。豈道也哉。亦曰君子之於禽獸則然矣。**許** 是道也。不獨禽獸。但用忍不忍之術不同耳。之於二字不落空。便有理。一分殊一篇西銘道理在此層次間。

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節

詩之所謂他人者。他人也。齊宣之所謂他人者。卽齊宣也。

夫我乃行之。上與他人字字呼應。下與吾字夫子字呼應。我字醒。則上下俱動。別處夫字。是解說出來字眼。此處夫字。是解說不出口氣。我字愈親切。愈解說不出。行之愈分明。愈解說不出。

老吾老節

老吾老起。語氣直到善推其所爲句方住。此處著未得醒。問齊王語。一著此意。則侵了今恩足以三句地步。而下文詩云一段。反隔斷矣。

自吾老吾幼。以及人。老人幼。理一分殊。有同有異。中間推行漸次。皆有實事實象。

天下可運于掌。句。但言治天下之易。不是言天下治之效。

舉斯斯字。指不忍之心。所以老老幼幼者。老吾老。幼吾幼。處便是。

舉加。非謂舉吾老吾幼者而加之人。老人幼也。親疎遠近。總在彼字內看。其理乃盡。

人但曉御于家邦。是加諸彼境界。不解刑寡妻。至兄弟便是加也。寡妻兄弟家邦。各自有道。絕不相同。却只是此理。更無兩般。其自刑而至而御。却又自有序。

舉加雖直截便當。然其中卽有次序。只一加字內。已含善推之義。加字如何入次序看。上文刑至御次序已在。

纔說箇舉加。便有實事在。有實事便有次第等級在。引之許多絡索。收來只是這些子。此所謂仁也。

玩而已語勢。是從寡妻兄弟家邦。反指轉斯心來。見其極易極近。以歆動其舉加。未便是鋪張推廣也。

舉斯加彼。卽起下文推字。

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云云。自此以上。但切指出心字。自此以下。反覆盡說推恩。此正其轉紐處也。

一推字中情事無窮。

加字輕。推字重。加字籠統說得盡。推字漸次說不盡。故下又添箇善字。善字從彼字生來。蓋吾老幼人老幼。寡妻兄弟家邦百姓禽獸。皆一彼字包之。則其中等殺次第已具。足以保三字中有親親仁民愛物。層級實際在。不是一念同覺。普度衆生也。

正于分處見理一推行之妙。此便是西銘之所以然。理一處。是善推之本。分殊處。是善推之盡。

孟子

推字有次第淺深

註

要發善字。不是講推字。次第淺深。乃

所謂善也。齊王恩足以及禽獸。不是不能推。而功不至于百姓。此倒行逆施。正坐不善耳。善字從本達末。中間節節有本分實

際。

權然後知輕重節

物之輕重長短。卽在于物。心之輕重長短。卽在于心。不能度時。心亦一物。此庸人所以異于聖賢也。能度時。度心者卽心。此凡人所以同於聖賢也。

本然之權度。正是凡民所同。聖人能度。而庸人不能耳。

謂心無權度固非。謂心卽權度亦非。卽此是本天本心之異。

今王發政施仁節

仕耕商旅五段。多張大天下。挑剔使欲。以取王莫能禦。句不知變。政施仁止。是齊國中事。必齊國有其實。而天下嚮風。而發施之本。又必在齊。宣舉心加彼。老老幼幼。推恩有序。步步縮向裏來。方見上文指歸實際。到此一收結。下文另起。到盡反其本處。又

一總收結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節

明君明字與吾憫句機鋒相值。又與仁人體用相通。知周萬物。乃足以成仁。此至理也。

必使二字直貫到然後驅而之善句。方轉。

然後二字不僅照上文有末節在。驅善不是民自善。有末節庠序之教在。

王欲行之節

此節是起下文。不是結前文。前反本指發政施仁。此節指下節。乃發政施仁之本也。

呂子評語卷二十四終

呂子評語卷二十四

孟子

五

五